

大丈夫何患無職

HK人與事
東瑞

一個人的經歷，一個家庭的變遷，也反映着香港翻天覆地的變化。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我和初婚的妻子攜手走過羅湖橋，來到人地地疏的香港，那時香港經濟蕭條，還遭受金融風暴襲擊，工作特別難找。我們租下佐敦道碼頭附近一棟「文」字頭大廈的一間小房。包租婆是潮州人，胖胖的，雖然面容慈祥，但依照香港當時流行的規矩：「有孩免問，不允煮炊」。我們除了早餐，午晚餐只好都在外面餐廳吃。那時的揚州炒飯一碟港幣兩塊八，那也不算便宜，我們到玩具廠做裝配工，日薪也不過十三到十五元。房租佔去三百元，兩個人打工所剩就無幾了。後來，經朋友介紹，我到葵涌一家印染廠做印染工，三班倒，清晨路過廟街，就常看到一些扯皮條的老鴉站在殘破的唐樓下。

現在到廟街，經歷整頓，夜街固然整齊，白天也少見這類奇景了，還在街口豎起了高大壯觀的廟街唐式牌坊。

七十年代末，我在北角馬寶道一家唐樓樓下的小小老牌出版社做「行街」，每天拎着一個〇〇七式公事包到港島各大小書店推銷

新書，從北角乘電車，沿着英皇道、經過軒尼詩道、莊士敦道、德輔道中及西，一直到那家老牌的上海書局寫字樓所在大廈。因為電車慢行，我又得與書店負責人交談有關事宜，單是這條路線的推銷，往往就得兩天；現在有港鐵，效率加倍。那座我工作的唐樓早就夷為平地，碼頭的巴士總站，也變成了漂亮的休憩花園。

我們住所從佐敦道搬到土瓜灣，和朋友共租一層六百呎的樓宇，我的工作也由於多次參賽獲獎，助我突破困境，八十年代，我在中環找到了喜歡的編輯工作，一雙兒女也在這時期陸續出生了。有八年時間每天從土瓜灣乘渡輪到中環碼頭，在街市附近的寫字樓上班。那時中環碼頭岸上兩邊食攤林立，熙熙攘攘，後來，中環碼頭遷移，建成目前的復古式大碼頭，成為中環重要的一景。偶爾到中環走走，當年打工午餐時喜歡去大廈後巷吃魚蛋米粉、奶茶的眾多大牌檔也消失了蹤影，不留一點昔日舊痕。

八十年代末期失業兩年，妻子照顧一雙小兒女，我呢，人棄我時勿自棄，恰遇紙質報

業的黃金時期，我到處寫稿，至少每天寫五個文體不同的報紙固定專欄，領取數額不少的稿酬，維持一家的生活，渡過難關。我們的居屋也從土瓜灣搬到紅磡舊碼頭附近，樓下就是維港。後來那塊土地填海建樓宇，舊碼頭搬遷到現在的黃埔花園海濱花園紅磡段，我們與碼頭似乎有緣，也再度搬家，那是二〇〇四年的事了，一直到現在。屋子約一百平米，不大，窗外是無敵海景，也算不容易了。

九十年代，雖然媒體因為網絡、電腦和手機的出現令社會和生活開始發生變化，但香港地鐵陸續通車了，也帶動香港經濟的飛越。我們因為憑天時、地利與人和之助，在「有人辭官歸故里」的時候，居然敢於「有人連夜趕科場」，但趕的不是科場，是文化出版的場。小小公司幾個人，在十幾年的打拚期間，流汗勞累，幾乎走遍港九新界的中小學，一間間賣書，甚至「遠征」到離島。一晃就是三十年，許多同業結業了，我們貨倉也從大的搬遷到小的。香港發生了滄海桑田般的變化。寫稿的紙質報紙少了，微信成了人們生活的主要通訊工具之一，網絡替代了不少紙質報刊。

母親在我初到香港和失業時期，曾經鼓勵我「大丈夫何患無職」。「東家不打打西家」在這幾十年一直鼓勵我。雖然她去世很多年了，在我失落時，這位只有小四文化程度的家庭婦女抓住我這老兒子手時發出的鼓勵會一直回響在耳畔。這和香港那種充滿淚笑的獅子山拚搏精神是一致的，而我們一家走過的半世紀征程，實在也和香港的變化、無數家家戶戶的進步息息相關。

愉景灣風情

仲夏夜的愉景灣，一波波外國面孔的男女老少在海濱長廊上散步，跑步，遛狗，聊天，襯以周圍規劃有致的歐式建築、鐘樓、餐廳、教堂，仿佛身處歐洲。

被稱為「小歐洲」的愉景灣，是大嶼山風景區的最濃處，是香港的「海岸消閒新地標」，開發十多年來，為華洋結合的香港又添一景，島上住着不少在港工作的外籍高管和家人。

Staycation愉景灣，酒店旁邊的「愉景灣海濱白教堂」是目的地之一。等腰三角體的教堂，蜂巢狀的外牆，落地窗大大的，內外純白。建築簡單利落，裏外上下通體透明，極強的立體感、層次感、現代感。旁邊的水池連接着海與天，海天互動，海池互動，把教堂倒映在水中央，當海風吹拂，景物活潑地擺動，是優雅的動態美。

因其小巧，教堂的英語名是White Chapel而不是White Church，為滿足對浪漫婚姻的追求，不少本地新人跨海來此舉辦婚禮。駐足觀賞，潛意識裏出現台灣東海大學教堂的影子，那是貝聿銘的佳作之一，也是很多台灣新人的婚禮場所；又憶起倫敦的一個區Whitechapel，只是一個用了合成詞，另一個將合成詞分開罷了。

給「小歐洲」添色的，還有高桅仿古帆船「濟民號」和歐式觀光馬車。「濟民號」是一七八四年歐洲商

柳絮紛飛
小冰

船Bounty的再版，映襯歐洲當年發達的航海業。觀光馬車由兩匹歐洲純種馬拉動，是香港唯一能坐馬車的地方。

碼頭的藝術角「The Art of Discovery Bay」，介紹長住香港的英國畫家Richard Marc Crosbie的作品。畫家以鋼筆畫為主，配合水墨畫、粉彩畫、水彩畫、熒光筆畫，繪出愉景灣的主要觀光點。一幅名為North Plaza的鋼筆畫，很眼熟，描繪的是我們走過看過的愉景灣露天音樂廣場。

以欣賞的目光，畫家Richard為疫情下的香港人畫出家鄉的嫵媚，是對「小歐洲」精華處的概括，非常切合市民時下的心境。鋼筆起源於西方，傳播於東方和全世界；鋼筆畫是藝術家最方便的創作形式，在有點歲月的電影裏，不難發現這樣的鏡頭：西裝革履的紳士，優雅地把鋼筆從上衣袋取出，隨意勾勒幾筆，一幅風景畫或人物肖像便躍然紙上。

教堂、鐘樓、高桅帆船、歐洲馬車、海濱走廊、沙灘浴場、高爾夫球場、藝術園地，構成一系列歐風。「小歐洲」是香港回歸後的新作，給中西合璧的本土特色錦上添花。

疫情兩三年不便出境，但是我們不缺本地遊。以為自己都成一個香港通了，冷不防驚喜再現，還沒有走完！是走得不多？還是香港的美景不少？

故鄉的棟樹

童年的時候，在家鄉種有許多樹木，但是最多的還是棟樹，房前屋後、田間地頭、路邊河畔，或一枝獨秀，或三五相暱，或蔚然成林，樹冠如傘、樹葉紛披，在風中搖曳，構成了一道道美麗的風景。

棟樹又稱作苦棟，它生長快、材質好、用途廣，還容易栽種。既可用種子育苗栽種，也可用插根栽種，而且不擇土壤，不選地形，一年四季都可以種植，而村民平時生活用的桌椅、新人結婚時的傢具等，相當一部分也是用棟木加工而成的。因此，棟樹在當年是村民首選的樹種。

棟樹四季分明，到了春天，它應着暖暖春意，高挑着的細枝慢慢地掛起了綠芽，在春雨春風的滋潤下，芽兒漸漸張開，閃閃地亮出綠葉，直至翠綠的樹葉爬滿枝頭，在高高的枝端輕輕搖曳。

棟樹開花時已到了暮春時節，有詩曰：「雨過溪頭鳥篆沙，溪山深處野人家，門前桃李都飛盡，又見春光到棟花」。棟花給人感覺是一個與世無爭的「隱者」，當百花爭春競相開放時，它卻不爭不搶，悠悠然開在春花盡落時。從遠處望去，「棟樹層層細著花」，繁密的樹葉間紫白相間的小花，密密匝匝，滿樹可觀；近看，紫白色的花兒，米粒般大小，花瓣粉白，中間生出一個小圓柱般的紫色花蕊，從翠綠叢中探出頭來。

盛夏季節，棟樹如傘如幃的濃蔭下則成了咱們小夥伴的樂園，聽着樹上的蟬演奏着高八度的曲調，有的小

如是我見
徐新

夥伴心癢癢地，尋思着怎麼把它捕捉下來。於是，就借助於自製的工具，找來一根粗細適中、長度足夠的竹竿，把鐵絲彎成圈兒綁在竹竿頂上，在鐵絲上繫上網袋，然後慢慢伸向樹上的蟬，冷不丁一扣，「知了」聲戛然而止，只見蟬在網袋中掙扎。也有的小夥伴對樹枝上掛滿的小小圓團，硬硬實實，翠綠油亮的棟果感興趣，不是把它作為零嘴（都知道它的味道很苦），而是把它採摘下來耍遊戲。中看不中吃的棟果兒竟搖身變為了絕佳的「子彈」。用彈弓也好，用手也好，打在身上雖有些痛，但不至於皮破血流，齧牙咧嘴一陣子便又投入到「戰鬥」中去了。到了夜晚，月光從樹枝的罅隙流瀉下來，如一片碎銀匝地，搖曳不定。我們則躺在椅子上，望浩渺的天空、數眨眼的星星、沐浴涼的清風，一會兒便進入了甜甜的夢鄉。

當蕭瑟的秋風打着呼哨飄過時，黃黃的棟樹葉簌簌地飄飛下來，如鋪滿了一地碎金。而飽滿的棟果，就像一個個小金鈴，成串成串地掛在樹枝上，滿樹金黃，煞是好看。

冬天天來臨時，樹上樹下一切都安靜了下來。棟樹裹着嶙峋的樹皮，樹枝橫斜，疏影交錯，枝頭上掛着零星乾癟的棟果，但它依然在瑟瑟寒風中在堅守着，不畏嚴寒，默默等待着春天的到來。

如今家鄉的棟樹已經很少了，然而，紫色繁花結滿樹、金黃棟果掛枝頭的場景，卻常在我夢中縈繞，凝結成了一份沉甸甸的鄉愁。

香港「游泳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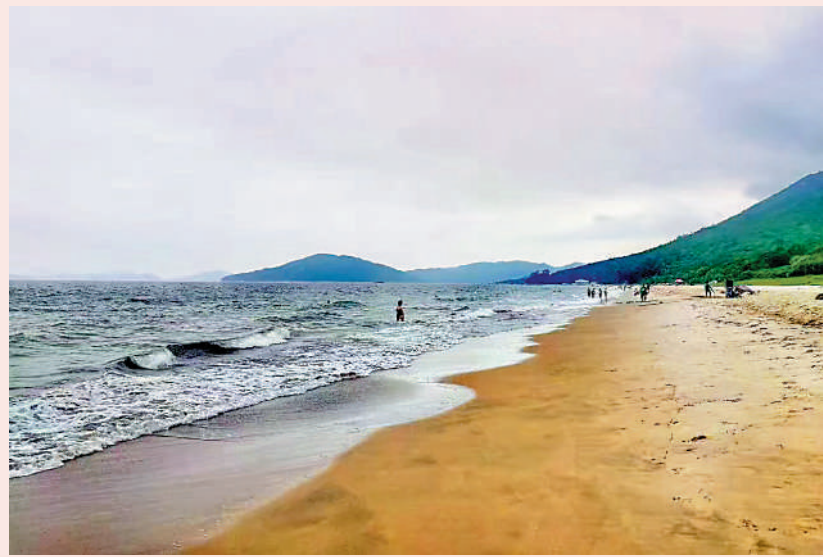
君子玉言
小杏

京城四十四度高溫中，身處頤和園的滿眼青綠，心緒略靜，忽然念及香港的「游泳自由」。上一次游泳，還在疫情之前的香港，一見三年半未入泳池。若按那個說法，游泳和騎單車一旦學會就終身不忘，那麼是香港教會我一個終身的本領。

個人認為香港是游泳最好的地方，沒有之一。四十四個公共泳池遍布港九新界，其中近一半在冬季繼續提供暖水池。僅灣仔區就有摩厘臣山、維園及灣仔（供團體用）三家泳館，步行都不遠。管理也規範，每天定時消毒，每年換季時進行大換水。最讚的是票價極其親民，收費標準統一，一般收費為平日港幣十七元、節假日十九元，六十五歲以上老人、三至十三歲小童、全日制學生、殘疾人士及一名陪同者享受優惠收費八元（平日）或九元（節假日），刷八達通。月票三百港元，不限次數。開放時間到晚上十點，不少白領放工後去游。香港海泳條件也極好，海水清澈透明，看一眼就着迷。西貢的半月灣、大嶼山的長沙泳灘都號稱「最美泳灘」。可以說在香港，具備了「游泳自由」。

我的游泳教練是高大哥推薦的，姓李。港人不論男女，大多數看起來比實際年齡要年輕，估計李教練在三十五至五十之間（誤差有點大）。他的本業是保險員，不用坐班，所以大把時間用來教游泳，最多一天帶十幾個班跑幾家泳館。即便這般辛苦，李教練還在租房子住，當會計師的弟弟也在租房。他教的多是小學生，幼稚園的也有。我不好意思跟小孩子為「同學」，也顧慮人家小朋友學會了我還學不會留級，「面子風險」很大，所以單獨跟李教練學。

初學時，一是協調性不行，顧手顧不到腳，累得氣喘吁吁還是原地打轉。二是怕水，一眼看不見教練就慌；手腳抓不到東西觸不到底就慌。漸得要領後，開始上癮。從在一米四的淺池掙扎，到獨自在一米九的深水池緩游；從腳一離開池



▲大嶼山長沙泳灘被譽為「最美泳灘」之一。

作者供圖

底就手忙腳亂，到享受水下過濾一切的安靜，用了十一課時加上無數次練習。不過時間跨度有點長：二〇一七年十月至二〇一九年三月，足足一年半。我幾次心虛地問教練：我是不是你最笨的學生？他說不是。我有點相信他的話，因為港人比較實在。

曾經冒着三號風球艾雲尼在室外泳池練習，泳池只我一位，教練在一邊看。疾雨時驟時停，敲打在背上。池中蚊蟲散落紛紛，救生員都看不下去了，幾個人用篩網打撈，於是池中一個邊撲通邊喝水的笨笨熊，岸邊是撈蚊蟲的救生員，場面特別好玩。教練也被逗笑：喂，少喝水呀，你的門票不含免費昆蟲湯。我告訴教練，不同時段、不同泳池的水味道不一樣：這個泳池換季後新蓄的水口感較清甜，維園的池水口感鹹澀。教練笑得不行。

曾經出訪期間每下榻一個酒店都尋找泳池，終於在聖彼得堡游了一次早泳。池子不大，是方形的，橫豎游都可以，划幾下水就到頭了，總算在異國體驗了一把。

曾經回老家時，問媽媽要不要觀摩我游泳？媽媽高興地帶我去體育館。我在池裏游，母親在池邊看，像在作彙報表演。母親說游得真好，又擔心我體力不支，說累了就上來。當天與妹妹通話時，又隆重誇讚一番，鼓動妹妹也去學。

曾經在深圳開會時，趁午休到露天泳池練習，倆同事在一旁看着做保護。聽着同事聊天，聲音清楚

時就游得自如，一旦聲音遠了就噏水；聽他們聊得太熱烈也緊張，喂，你們專注一點看我！同事笑喊，看着呢看着呢，眼睛沒離開你……

曾經在臘月冬日，游泳之後短袖毛衣九分褲光腳拖鞋溜達回家，羨煞北方親友。

一段時間，買泳衣成了逛街必選，差點湊足泳衣九宮格。特意挑選顏色鮮艷的，以備將來在大海中強有強烈辨識度。不知是不是泳池裏教出來的「學院派」缺點：若不戴泳鏡泳帽，發揮就大打折扣。也曾經糾結於速度耐力，越心急越游不快游不遠。後來，讓自己專注於水的清涼，專注於透明的安靜，游得心無旁騖，反倒「寧靜致遠」了。

有時候，給自己的小目標也可能是一個設限，成了前行的負重。自己的世界，本來也是參差不齊的。但人接受一個不完美的自己，比接受一個不完美的世界更難。人能接受一個馬馬虎虎的世界，卻不能接受百分之九十九優秀的自己，總是盯着那百分之一不依不饒。其實自己也清楚，那完美的百分之一，並非自己不努力，而是客觀所限。

人這一輩子，就是不停教育開導自己的過程。

一直有個願望：暢游香港大海。但只有一次在香港仔艇邊游了幾分鐘，只能算體驗。那片湛藍清澈的香海，成了心裏芬芳的詩意遠方。

「一帶一路」沿線華人書畫展開幕



市井萬象

由福建省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福建省對外文化交流協會等主辦的「一帶一路」沿線華人藝術家書畫邀請展在福州開幕，共展出五十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十七個「一帶一路」相關國家華人藝術家書畫、漆畫精品一百六十五幅。

中新社